

高
滋
譯

太
戈
爾
戲
曲
集
(三)

文
學
研
究
會
叢
書

行發館書印務商海上

集曲戲爾戈太

(二)

譯 滋高

書叢會究研學文

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
Plays by Rabindranath Tagore, Vol. II

Translated by T. Kao
 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 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

回文學研究
 會叢書
太戈

(每冊定價)

(外埠酌加)

著者 大

譯者 高

發行者 商

印刷所 商

總發行所 上

分售處

貴陽 福州 長沙 廣州 衡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
 商務印書館分館

上海 棋盤街中市
 商務印書館

上海 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 商務印書館

版	權	所	有
翻	印	必	究

商務印書館
 本館實售國幣加郵運費
 外埠酌加

目錄

一、短序·····	一
二、馬麗妮·····	一一二八
三、犧牲·····	一一五〇

第一幕

王宮的樓廊，面對着宮外的大路。

馬麗妮 我的時候已經到了，我的生命，如露點之在荷葉上似的，正在這個偉大的時間的心上顫動着。我閉了我的雙眼，似乎聽見天上的喧聲，我心上感着很大的苦痛，我不知是什麼原故。

（皇后上）

皇后 我的孩子，這算什麼？為什麼你忘了穿上與你的美貌和青春相稱的衣服？你的裝飾品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我的美麗的曙光，你怎麼手上足上都忘了戴上金的鐲鍊？

馬麗妮 母親，有些人生來即是窮苦的——即使她是生在帝王的家裏，財富不能攀附在那些命運注定要在窮苦中求富的人。

皇后 這樣的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，竟對我說起這樣的隱謎來！——我聽你說的話，我

的心震恐起來了。你從什麼地方拾起這種反對我們所有的聖書的教義？我的孩子，他們說，那些佛教的和尙們，你從他們學習的，演着魔法；他們施咒語在人的心裏，以謊語貽誤他們。但是我要問你，宗教究竟是不是必須一個人去尋求才能得到的東西？牠不是像日光一樣永遠照臨着你的麼？我是一個沒有思想的婦人。我不懂男人們的教義與格言。我祇知道婦人們的真正的崇拜的目的乃是他們的丈夫與他們的孩子，這是不用問的。

（國王上）

國王 我的女兒，雨雲集在國王的宮殿上面了。不要再往你的滅亡的路上走去吧。如果僅走了一點，便立即停步吧。

皇后 這些話是怎樣的暗昧？

國王 我的呆孩子，如果你必要帶了你的新教義到這個舊國土裏來，那末，不要讓牠如洪水突然泛溢，去震恐那住在岸上的人吧。把你的信崇，堅守在你自己的心裏。不要激起人民的嫉妒，而嘲笑的反對牠。

皇后 不要責備我的孩子，不要教她以你的外交的彎曲的手腕。如果我的孩子要選擇她自己的教師，走她自己的路，我不知道誰能責備她。

國王 皇后，我的人民是惱怒着。他們要求把我的女兒放逐出去。

皇后 放逐？要把你自己的女兒放逐了？

國王 那些蒲羅門因為怕她傳播異教，已經聯合起來，要——

皇后 實在是異教！難道所有的真理僅許存在他們的朽舊的書裏的麼？叫他們拋開

他們的已被蟲蝕的教義，跑來受這個孩子的教訓吧。我告訴你，國王，她不是一個平常的女兒，

——她是火的純潔的火焰。神的精靈誕生在她身上了。不要輕視她，不然，你會有日子，要自

己敲打你的額頭，哭起來，不能再找到她。

馬麗妮 父親，答應了你的人民的要求。偉大的時候已到。放逐了我吧。

國王 為什麼，孩子？你在你父親的宮裏覺得有什麼不足？

馬麗妮 聽我說，父親。他們要求着我的流放，即是要求着我。母親，我沒有法子可以告

訴你我心裏所要說的話。離了我，不要悲惜，如綠樹之不吝的落了牠的花朵一樣。讓我到全體的人那裏去——因為世界要求我從國王的手裏出來。

國王 孩子，我不明白你。

馬麗妮 父親，你是一個國王。要勇敢的去完成你的使命。

皇后 孩子，難道這裏，你所生長的地方沒有地位給你麼？難道世界的重責要你這小肩臂去擔當麼？

馬麗妮 當我醒覺的時候，我夢見，風在狂吹着，水在洶湧着；夜是黑漆漆的，船在海灣裏停泊着。將那些飄遊者送回家去的船主在什麼地方？我覺得我是認識路的，當那船受我的接觸時，牠將注入生命，向前駛去。

皇后 你聽見了麼，國王？這些話是什麼人說的？他們是從這個小女兒嘴裏說出的麼？她是你的小女兒麼，我曾生養過她麼？

國王 是的，就像黑夜之產生黎明——黎明不是黑夜的，乃是全世界的。

皇后 國王，你竟沒有法子把她留在你的宮裏麼？——這個光明的影象？——我愛，你的頭髮披散到肩上來。我把牠結上去吧。——他們不是講流放麼，國王？如果這是他們的教義的一部分，那末，讓那新的宗教來吧，讓那些蒲羅門重新再去學那真理吧。

國王 皇后，我們把我們的孩子從這個樓廊上帶開吧。你看見羣衆已聚集在大街上麼？

（他們三人同下）

（一羣蒲羅門上，聚集在宮殿樓廊之前的大街上。他們叫喊着。）

蒲羅門 放逐了國王的女兒！

克曼客 朋友們，堅守你們的決議。一個婦人當她是敵人時，比所有別的敵人都更可怕。因為理智不能抵抗她，權力對於她要羞起來；男人的力量總喜歡的圍繞着她的無力，她便在自己心的堅城裏藏着。

第一蒲羅門 我們必須同國王談話，告訴他說，一條蛇已經從他自己的巢裏抬起牠的有毒的頭，想嚙我們的神聖的宗教的心了？

沙卜里耶 宗教？我是太笨了。我不明白你。告訴我，先生，要求一個無辜的女子的放逐，這就是你們的宗教麼？

第一蒲羅門 你是一個敗人事者，沙卜里耶，你總是阻礙我們所有的計劃。

第二蒲羅門 我們聯合起來，衛護我們的信仰，你之來，就如牆上的一個小縫，輕視者的緊閉的唇邊的淺笑。

修卜里耶 你們以為用多數人的力量，便能夠決定真理，用你們的喊聲便能把理智拋掉麼？

第一蒲羅門 這是極無禮的舉動，修卜里耶。

修卜里耶 我並沒有無禮的舉動，那些附會他們的教義以稱他們的狹隘的心的人才是無禮呢。

第二蒲羅門 把他趕開去。他不是我們的人。

第一蒲羅門 我們全體一致贊成公主的放逐。——有不贊成的，請離開這個團體。

沙卜里耶 蒲羅門，你們舉我爲你們的同盟之一，原是你們自己的錯。我不是你們的影子，也不是你們的訓言的回聲。我永不承認真理是在最高銳的聲音的一邊的，我且羞於使我自己有一個依賴權力以存在的教義。（向克曼客）親愛的朋友，讓我走吧。

克曼客 不，我不讓你走。我知道你的做事是堅定的，不過當你辯論時疑惑着罷了。靜靜的吧，我的朋友；現在是不好的。

沙卜里耶 在所有的事中，愚笨的盲目的確定最難忍受。想救你們的宗教，却去用要一個女兒從她宮裏放逐出來的方法！但是讓我知道她的罪惡是什麼，她不是主張真理與愛情是宗教的身體與靈魂麼？如果是這樣，那末，那不就是一切教義的要素麼？

克曼客 宗教的要素原是一樣的，但是牠的異點乃在形式上。水源是一樣的，然而因牠的爲不同的河岸所範圍，於是便留爲各種人民的飲用。如果你有一口自己的泉井在你的心上，却也不要蔑視你的隣人，他們是必須到他們的古池去汲水的，這個古池有經歷許多時代的綠草鋪的土坡與生着不朽的果實的古樹。

沙卜里耶 我要跟隨你，我的朋友，如我平常所做的，也不再辯論了。

(第三蒲羅門上)

第三蒲羅門 我聽到好消息。我們的話已經傳播開了，國王的軍隊也要公然的加入我

們這方面。

第二蒲羅門 軍隊——我不十分喜歡牠。

第一蒲羅門 我也是這樣。牠有反抗的氣味。

第二蒲羅門 克曼客，我並沒有這樣極端的計畫。

第一蒲羅門 給我們以勝利的，是我們的信仰，並不是我們的武力。讓我們懺悔，背誦聖

詩。讓我們呼喚保護我們的神靈的名字。

第二蒲羅門 來吧，神母，你的責罰就是你的崇拜者的唯一的武器，請現出來，把不信仰者

的盲目的驕傲壓抑下來，使之成塵吧。請向我們證明我們信仰的能力，引導我們到勝利。

全體 我們求你，母親，從你的高高的天上，降臨到人間，顯示你的能力。

(馬麗妮上)

馬麗妮 我來了。(他們全向她鞠躬，祇有克曼客和沙卜里耶離開站着，望着他們。)

第二蒲羅門 神母，——你終於來了，你裝成人類的一個女兒，斥盡所有你可怕的權力，成爲一個女子的溫柔的美貌。你是什麼時候來的，母親？你的願望是什麼？

馬麗妮 我是應了你們的呼喚，而流放下來的。

第二蒲羅門 從天上流放下來，因爲你地上的兒子們呼喚了你？

第一蒲羅門 寬恕了我們，母親。大毀滅震驚了這個世界，牠正高聲求你的幫助。

馬麗妮 我永不會毀滅你們。我常知道你們的門是開了等我的。要求我放逐的呼聲

從你們那裏發出，於是我便覺醒起來，從國王宮殿的富裕與快樂裏覺醒起來。

克曼客 公主。

全體 國王的女兒。

馬麗妮 我從我宮裏流放出來，我要把你們的屋當做我自己的。但請真實的告訴我，你

們是需要我麼？當我蟄居在裏面，做一個寂寞的女兒時，是你們從外面的世界來呼喚我麼？
我是不是在夢着？

第一蒲羅門 母親，你來了，請在我們衆心的心中取了一個座位。

馬麗妮 我生長在一個國王的宮殿，一次也不會向我窗外觀望過。我聽見人說，世界——在我所接觸的以外的世界——是一個憂愁的。但我不知道牠什麼地方覺得痛苦。教我托這找出。

第一蒲羅門 你的溫和的聲音使我們眼中有了淚點。

馬麗妮 明月正從雲中出來。偉大的和平是在天上。牠似乎以牠的手臂，聚集了全世界，而籠之於一片廣漠的月光之下。道路蜿蜒的伸延着，在莊嚴的樹林與他們的寂靜的陰影中不見了。還有房屋，還有寺院；遠處的河岸望過去覺得朦朧而孤寂。我似乎在道旁，走到這個人的世界裏來，如一陣急雨從夢的雲中落下來一樣。

第一蒲羅門 你是這個世界的神的靈魂。

第二蒲羅門 當他們喊叫着要你捨身，我們的舌怎麼不痛苦的燒灼着呢？

第一蒲羅門 來，蒲羅門，讓我們重護我們的母親到她的家裏。

（他們喊呼）

世界的母親的勝利！

母親在人的女兒的心裏的勝利！

（馬麗妮下，他們圍繞着她同下。）

克曼客 讓這幻像消失了吧。你要到什麼地方去，沙卜里耶，怎麼像一個人在睡夢中走路一樣？

沙卜里耶 不要阻止我，讓我走吧。

克曼客 制止你自己。你也如其餘的盲目的羣衆一樣，要飛到火裏去麼？

沙卜里耶 是一個夢麼，克曼客？

克曼客 沒有什麼，不過是一個夢。睜了你的眼睛，醒起來吧。

沙卜里耶 你的天國的希望是假的，克曼客。我在教義的荒野裏無所得的飄泊着，——我永沒有得到和平。屬於衆人的神與書本中的神，都不是我自己的神。這些神永不能回答我的問題，永不能安慰我。但是，最後，我竟在人的世界裏找到在呼吸着，在活的神了。

克曼客 唉，我的朋友，當一個人的心欺騙他的時候，是一個可怕的時候。後來，盲目的欲望成了他的福音，幻想也篡奪了他的神的尊敬的座位。前面的明月，躺在柔軟的如白羊色似的雲中睡着，牠是『不朽之真實』的真的符記麼？白日在明天的時候來了，飢餓的羣衆又開始用他們的千百個網投入生存的海中。那時，這個明月之夜便很不容易有人記起了，除了當他是睡眠與陰影與幻想所構成非真實的薄片。一個婦人的閃爍的美所織成的魔術的網，也是如此的，——牠怎麼能取得最高真實的地位呢？生於你的幻想中的什麼教義，能够滿足中午的極渴，當牠在牠的灼熾的熱裏大醒着的時候麼？

沙卜里耶 唉，我不知道。

克曼客 那末使你自己從你的夢中醒過來，向你前面看看吧。古屋是着了火了，牠的嬰

兒是時代。我們祖先的精靈翱翔於將臨的毀滅之上，如鳴叫着的鳥之飛於他的將覆的巢之上。當夜間黑漆漆的，仇敵在敲着門，國民沉睡着，人爲幻想所醉，把他們的手放在他們兄弟的喉上，這是躊躇的時候麼？

沙卜里耶 我要立在你的一邊。

克曼客 我必須離開這裏。

沙卜里耶 到什麼地方去？爲什麼？

克曼客 到外國去。我將從外邊帶了兵士來。這場大火災必須用血才能熄下來。

沙卜里耶 但是我們自己的兵士已經預備好了。

克曼客 從他們那裏得幫助是什麼希望都沒有的。他們如飛蛾一樣，已預備着向火裏撲去。你沒有聽見他們怎樣的像愚人一般的呼喊着麼？全城都發狂了，他們在她自己神聖的信仰的火葬柴堆裏點亮了她的宴會的燈。

沙卜里耶 如果你必須去，帶我一同走吧。